

可读性

权威性



史料性

收藏性

朋友们！

今天由昨天而来，今天里面就包括着昨天，而昨天里面又有前天，由此上溯以至于远古。

让我们了解战争，了解中国，了解什么是博大精深的民族文明历史！

中国历代重大战争详解

清代战争史



先知 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历代重大军事战争详解

编 著：冯先知 责任编辑：于 泓
策 划：军 礼 封面设计：姚 雪
校 对：李 天

出 版：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28831)
发 行：吉林音像出版社
印 刷：北京市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 × 1230
印 张：126.5
字 数：500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标准书号 ISBN 7 - 80702 - 213 - 2/K. 13

定 价：442.80 元 (全九册)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山海关下定乾坤	1
第一节	30年战争	(1)
第二节	萨尔浒之战	(9)
第三节	山海关之战	(22)
第二章	各路英豪美名传	(27)
第一节	反清之火燎原	(27)
第二节	抗清斗争	(41)
第三节	惊世英雄起四方	(62)
第四节	弘光政权土崩瓦解	(79)
第五节	南明诸朝无力回天	(95)
第三章	郑成功收复台湾	(113)
第一节	反清复明斗争	(113)
第二节	光复台湾	(117)
第三节	施琅专征台湾	(132)
第四章	三藩作乱边关	(151)
第一节	吴三桂悍然兵变	(151)
第二节	六省闻风而动	(157)
第三节	清军反击	(181)
第四节	主攻湖南	(215)



第五章 边陲平息叛乱	(248)
第一节 雅克萨之战	(248)
第二节 康熙三征准噶尔	(263)
第三节 再平准噶尔	(275)
第四节 准部烽烟再起	(285)
第五节 乾隆出兵伊犁	(289)
第六节 平定大小和卓木	(303)
第七节 藏民土司叛乱	(315)
第六章 白莲教徒起义	(325)
第一节 各路豪强川陕鄂聚首	(325)
第二节 鄂女王聪儿聚众起义	(336)
第三节 巴山老林义军蜂起	(345)
第四节 苗民反清硝烟又起	(357)
第五节 各族反清方兴未艾	(377)
重大战争年表	(399)



第一章 山海关下定乾坤

莽莽长白山，浓浓塞外情。爱新觉罗氏繁衍生息，子孙相传不绝。各部互争雄长，不相统属。努尔哈赤以兵甲 13 副崛起，统一了女真各部；其第八子皇太极则于 1636 年称帝于盛京（沈阳），改国号为“清”……

第一节 30 年战争

满族的先世居住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自古就和中原地区有密切的关系。据《满文老档》记载：长白山东边有一座布库里山，山麓的布勒和里湖，清澈见底，澄碧如镜。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有三位仙女浴于湖中。第三位仙女天真烂漫，吃了灵鹊衔来的红色果实，结果孕而生子，姓爱新觉罗，取名为布库里雍顺，他是满族传说中公认的始祖。

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明朝时女真内部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满族出自建州女真，它的直系祖先居住在黑龙江流域北岸，后来逐渐向南迁移，并从渔猎转为以农业生产为主。建州女真以苏子河流域为中心，经济日益发展，军事力量日益增强。苏子河西岸土地肥美，山青水秀，成了清朝的发祥之地。日趋腐败的明朝政府已无法改变建州女真由弱变强、由分散到统一的崛起过程。

明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女真的控制，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分而治之、互相牵制的老办法，使女



真各部长期陷于分裂、混战不休的状态，明朝政府要实现这一目的，相机使用镇压、招抚和防范的手段。当时确实是“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建州内部敢是攘夺货财，兄弟交嫉”，相互厮杀。这种分裂割据、互相对立、战乱不息的局势，阻碍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发展，给女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广大女真人民都希望从分裂割据、互相仇杀中解脱出来，实现统一安定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努尔哈赤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

努尔哈赤，生于1559年（明嘉靖三十八年），出生在建州左卫奴隶主家庭。他是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的六世孙，历代祖先有许多人受明廷册封，担任建州左卫指挥使、都督佥事、都督等官。努尔哈赤10岁丧母，因继母虐待，19岁分家自立。为了生活，他采松子、挖人参到抚顺马市出售，不久又投到明辽东大将李成梁部下，“每战必先登，屡立战功，成梁厚待之”。艰苦的劳动生涯和紧张的戎马生活，把努尔哈赤锻炼成足智多谋、武艺超群的杰出人才。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建州苏克苏浒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导明军镇压阿台，努尔哈赤的祖父左卫都指挥觉昌安，父亲建州左卫指挥塔克世也随军同往，结果在明军攻破阿台的古将城时，觉昌安被烧死，塔克世遭误杀，明廷为了报偿其祖父、父亲冤死，授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于是他强咽仇恨返回建州，以图发展。

努尔哈赤把祖、父的死亡归罪于尼堪外兰。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他以祖、父遗甲13副起兵，攻打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尼堪外兰弃城逃走。从此，努尔哈赤开始了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事业。1584年，他攻占了兆佳城和玛尔墩寨，降服了董鄂部；1585年，进攻界凡寨，击败界凡、巴尔达、萨尔浒、加哈、托漠河5寨联军800人，征服了浑河部；同年，攻破安土瓜尔佳城，杀城主诺莫泥；1586年，攻克鄂勒琿城，杀尼堪外兰，控制了苏克苏浒部；1587年和1588年又收服哲陈部、完颜部。

努尔哈赤初起时，士卒不到100名，是建州女真中一支弱小



的势力,在建州内外有许多强大的敌人,努尔哈赤采用“恩威并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政策经过5年的征战,基本上把分散对立的各部努力统一了起来,一跃而为女真族中最强大的力量。努尔哈赤面对着强敌众多的敌人以及部族内外一片争杀的混乱局势,既有坚强刚毅、蔑视困难的勇气,又能冷静地分析形势,部署对策。他勤练兵马,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常常以少击众,屡克强敌,努尔哈赤自己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在攻克鄂勒琿城的战斗中,亲率40人冲入敌阵,受箭伤30处。这种猛冲猛打、勇往直前的战斗作风是他取胜的重要原因,同时,他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政策即先弱后强,由近及远。开始时他的征讨范围限于建州内部,特别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尼堪外兰,对相对强大的海西女真则暂时避免发生冲突,对蒙古、朝鲜则进行拉拢,表示亲睦。对明朝中央政府更是十分恭顺,“遣使通好,岁以金币聘问”,努尔哈赤还多次亲赴北京朝贡,所以明廷最初对他比较信任。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各部后,明廷于1589年授他为都督佥事,1591年升为左都督,1595年,以“保塞有功”又晋封他为龙虎将军,把他看做是“忠顺学好,看边效力”的良好的地方官。此外,努尔哈赤注意收容降众,整顿内部秩序,发展经济。他“定国政,禁悖乱,法制以立”,“招徕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

建州女真的统一和努尔哈赤的崛起,必然会引起与同样强大的海西女真发生冲突。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海西叶赫部领袖纳林布禄纠集了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锡伯、瓜尔佳、朱舍里、讷殷9部,组成3万联军,分三路向努尔哈赤发动进攻。这是努尔哈赤起兵以后的第一次关键性战役,9部联军声势浩大,兵力占压倒优势。但是努尔哈赤临危不惧,从容镇静,他正确地分析了9部联军内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认为:“彼部长甚多,兵皆乌合,势将观望不前”,“伤其一二头目,彼兵自走”,“我兵虽少,奋力一战,固可必胜耳”,他满怀信心地鼓舞将士,从容布阵,抢在联军的



前头,在古勒山立营,“立险要之处,诱彼来战”。在战斗时,集中优势兵力,重点出击,斩杀叶赫首领布斋,俘获乌拉首领满泰的弟弟布占泰,“叶赫贝勒等见布斋被杀,皆痛哭。其同来贝勒等大惧,并皆丧胆,各不顾其兵,四散而走”。努尔哈赤取得了“破九部三万之众”的重大胜利,这次胜利为进一步统一女真各部奠定了基础。

努尔哈赤破9部联军后,乘胜挥军东进,征服了朱舍里、讷殷2部,力量迅速壮大。此时,努尔哈赤及其弟速尔哈赤,各有战将150余人和40余人,各有战兵1万多人和5000多人,军事力量已经相当强大。此后20多年,努尔哈赤为统一女真进行了艰苦斗争,主要就是对付部众很多、力量强盛的海西4部。他认识到自己不可能一举攻灭4部,他说“砍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然后能折。相等之国,欲一举取之,岂能尽天乎”,因此,采取了分化和逐步蚕食政策。一方面,与海西4部中较强大的叶赫、乌拉两部结盟联姻,特别是拉拢乌拉部领袖布占泰,努尔哈赤和速尔哈赤娶布占泰的侄女与女儿为妻,速尔哈赤又把女儿嫁给布占泰,目的是拆散海西4部的联合,以便各个击破。另一方面逐步先攻灭较小的哈达部与辉发部。当时明朝政府害怕女真统一以后,力量强大起来,希望保持各部分立,玩弄力量平衡、分而治之的手段,袒护渐趋衰落的海西4部,压抑正在勃兴的建州女真,努尔哈赤为了避免与明军冲突,仍表示服从明朝的命令。1599年,努尔哈赤已攻灭哈达部,擒其首领蒙格布禄,但在朗朝政府的干预下又不得不在表面上恢复哈达部,立蒙格布禄之子武古尔岱为哈达首领,而自己则在幕后控制。至于对蒙古更是加意笼络,蒙古科尔沁部、扎鲁特部都归附了努尔哈赤,成为他在统一战争中的得力帮手。

在与海西4部长达20多年的斗争中,对东海女真的争夺是个焦点。东海女真分散居住在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两岸,北至外兴安岭的广大地区内,还处在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他们是兵员和奴隶劳动力的后备军,也是财富的来源,无论是海西女真



或建州女真,谁能够争取东海女真的归附,谁就能在统一东北的战争中稳操胜券。因此,争夺沿边各部族、各民族的斗争十分激烈。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东海瓦尔喀部斐优城(今吉林省琿春附近)的首领穆特赫苦于乌拉部的骚扰,自愿归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派弟速尔哈赤及子褚英、代善率兵3000前往斐优城,迎接穆特赫的部众眷属,乌拉部布占泰率兵万人,在图门江一带袭击。速尔哈赤回军途中,在乌碯岩与乌拉兵遭遇,褚英、代善等“缘山奋击,乌拉兵大败”,“斩3000级,获马5000匹,甲3000副”。乌碯岩战斗的胜利,打开了通往东海诸部的大门。从此,努尔哈赤“威行迤东诸部”,乌拉“不敢窥望其去留,兵锋所指,莫敢谁何”,随之瓦尔喀部皆“望风归附”。1609年,派扈尔汉攻占窝集部的瑚叶路(今兴凯湖附近)。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派额亦都率军收抚窝集部的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并攻打雅兰路(今苏联东海滨的雅兰河)。1611年(明万历三十九年)派阿巴泰攻取窝集部的乌尔古宸和木伦二路。同年,东海瑚尔哈部的扎库塔居民来附。

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在顺利地发展,这就要求建州内部权力的集中和统一调动指挥,原始部落残留下的军事民主的传统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建州内部出现了矛盾。这一矛盾在满族兴起的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由此而产生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阴谋和家庭悲剧。这时,努尔哈赤的同母弟速尔哈赤拥有自己的部众和财产,和努尔哈赤共同掌管着建州事务,他和其兄发生了权力冲突和意见分歧。在乌碯岩战斗中,速尔哈赤虽是统帅,却不同意努尔哈赤对乌拉的态度,因而放弃指挥,消极旁观,“率500人止山下,……未能多斩获”。努尔哈赤斥责他“临阵退缩,时有怨言”,速尔哈赤不服。以后,要他派部众服役修筑城寨,他却叫“部下不赴工”,而自己另建一城。1609年,速尔哈赤企图率部众“出奔他部居焉”,被努尔哈赤发现,把速尔哈赤拘留起来,没收他的财产和奴隶,并把一些怂恿煽动者处死,清除了内部的分裂势力,为统一女真各部踢开了绊脚石。



努尔哈赤清除内部分裂势力后,把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推向新高潮。1612年(明万历四十年),努尔哈赤率军攻打乌拉,获胜而归。第二年再次进攻乌拉,乌拉灭亡,从而拔掉了通往东海和黑龙江流域的钉子。1614年,遣兵征服窝集部雅兰、西林二路。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元年)7月,努尔哈赤首次派兵进入黑龙江、精奇里江、牛满河一带的萨哈连地区,攻占52个村寨,同年9月又招服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汇合处以东的使犬部,1617年,再次派兵继续收服东海散居各部,并对那些“岛居负险不负者乘小舟尽取之”,攻占库面岛及其附近岛屿,于是“库面内附,岁贡貂皮,设姓长,乡长,子弟以统之”。1619年,努尔哈赤又派兵收取东海瑚尔哈遗民,同年天叶赫部,统一海西4部。

努尔哈赤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是我国女真族的民族英雄。他以遗甲13副起兵,为女真各部的统一奋斗了30多年(1583—1616年),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发展到拥有精兵六七万;“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音俱征服”,使“诸部始合初一”,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大业。努尔哈赤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利用女真人民的力量,结束了女真长期分裂割据和动荡不安的局面,这对于女真社会的发展,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和巩固我国东北边防都作了积极的贡献。

随着女真各部逐渐走向统一,其农业、手工业、采猎业、商业等都得到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更为显著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努尔哈赤为了加强统治,在新的形势下,逐步地弃旧立新,建立各种制度和机构,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采取许多改革措施。

首先是创建“八旗制度”。这种制度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的军政合一,又是“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的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行政管理、军事征伐、组织生产的三项职能。它是在统一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是由女真人狩猎时实行“牛录”组织演变而来的。当时“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



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10人中立一总领,属9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意为大箭)厄真(意为主也)。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在这种“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并参考其先世金朝猛安谋克制度,正式创建旗制,设立四旗,即黄、白、红、蓝四色,规定每300人编为一牛录,每牛录设牛录厄真1人,管理该牛录的一切事务,到了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因“归附日众,乃析为八”,在原有四旗之外,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均镶红边,红旗则镶白边,合为八旗,并规定300人为一牛录,设牛录厄真1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厄真1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同厄真1人,副职2人称美凌厄真。

固山厄真即旗主,领有步骑7500名。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并有巴牙喇(直属精锐卫队)5000余骑,各旗旗主也有人数不等的巴牙喇。当时努尔哈赤领两黄旗,代善(努尔哈赤二子)领两红旗,皇太极(努尔哈赤八子)领镶白旗,莽古尔泰(努尔哈赤五子)领两红旗,杜度(努尔哈赤长孙)领正白旗,阿敏(努尔哈赤侄子)领正蓝旗。他们是每个所辖旗的最高统治者,掌握军事、行政和组织生产的大权,八旗之间是平行关系。

所以“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努尔哈赤)令于八将(八旗主)八将令于所属柳累(牛录)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而(牛录)是八旗制度的基层单位,它是以地缘为主,血缘为辅组成的,牛录厄真下设代子2人为副职,再置4名章京,4名拨什库,并把300人组成牛录,分编成4个塔坦(即村或部落),一章京和一拨什库管理一个塔坦的各种事情。可见八旗制度是一套完整的军事组织和政权的统治机构,它把分散的女真各部都组织在旗下,进行生产和战斗,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

其次,兴筑城池。努尔哈赤原居二道河村南山上,“土垒方里”,城高10余尺,“无雉堞、射台、隔台、壕子”,该城十分狭小简陋,俗称旧老城。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在苏子河与嘉哈河交汇处的不岸,“因山为城,垒土为郭”,“周四里,南一门,东二门,



北一门”，称为赫图阿拉，俗称老城。1605年，努尔哈赤又加筑一道外城，城高6丈，作门8处，该城“杂筑土石，或用木植横筑之，城上环置射箭穴、状若女墙，门皆用木板”。由上可见，赫图阿拉有内外城，当时内城居住着努尔哈赤及其贵族，外城居住着旗兵，而奴隶则居于城中，各种工匠皆居城外，全城约有3万多人。赫图阿拉城不仅规模大了，而且有一定的布局，它是努尔哈赤管辖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再次，选人才，设议政，理诉讼。由于统一战争使疆土不断扩大，人口日益增多，管理事务也繁忙了。努尔哈赤为了进行统治，需要大批官员，采取推荐和选拔方式，并指出选择时不要看血统，而要看才德，是否有一技之长，符合条件一人予以录用，使之执政。1615年设议政五大臣，与八旗旗主一同议政，参决机务，“每五日集朝一次，协议国政、军国大事，均于此决之”，这种联席议政制是建州政治、军事的中枢决策机构。与此同时，还颁布法制，命扎尔固齐10人，分任庶务，负责审理诉讼案件。如有刑民案件，先由扎尔固齐10人审问，然后报告五大臣，再由五大臣复查，并把案情告诉诸贝勒，讨论议决。如果原被告一方不服，可以申诉，由努尔哈赤查明情由，最后裁决。虽然当时法规还很原始，有些是习惯法，有打、罚、处死等刑，但是努尔哈赤十分强调要有法规，使每个人预先知道，有所遵循，从而改变了以往随意处分，说打就打，说罚就罚的混乱状况，建立了层层会审制度。

第四，创制满文，开采金银矿产。努尔哈赤早期，原先的女真文已不通行，此时女真人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无本民族的文字，“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这种情形当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两人，以蒙古字母与女真语音拼成满文，此种满文，又称无圈点满文，尽管老满文的文法不完备，缺点很多，但是作为本民族文字，开始应用推广，这标志着女真社会向前迈进了一步，矿产的开采，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增强了满族的经济实力。



努尔哈赤推行以上各项措施,无疑是为了加强和巩固以他为首的女真贵族的统治。但是,这些措施是统一战争产物,它又反过来推动了统一战争,而这场统一战争是进步的,对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加强各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都起着积极作用。努尔哈赤顺应历史潮流,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女真诸部的历史使命。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遂称汗登位,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改元天命,他把分散的女真诸部统一在后金地方政权之下,因而使后金力量迅速壮大,成为与明朝中央政府相对抗的强大的地方势力。

第二节 萨尔浒之战

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迅速崛起,努尔哈赤筑造宫殿,建立年号,招兵买马,想成就一番大事。明朝政权则加强对后星政权的防犯,对建州实行经济封锁。努尔哈赤在准备了2年之后,命第八子皇左极监国,亲率2万劲旅,于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后星天命三年)春,到天坛祭天,领布了讨明檄文:“满洲国主臣努尔哈赤谨昭于皇天后土曰:‘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修好,设碑立誓,凡满汉人等,无越疆围,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诂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里方吉纳,胁取10人,杀之边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收获,遣兵驱逐,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骂,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胁我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成,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



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天厌扈伦启衅，惟我是眷，今助天遣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欺凌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谨告。”

努尔哈赤以杀父祖，遣兵助叶赫防御等“七大恨”作为伐明的檄文，兵分两路，命左翼四固山兵攻东州、玛根丹（均在今抚顺南面）二城，自己率领右翼四固山兵攻抚顺。汉人范文程献计劝降。抚顺守将李永芳本是一个没用的人物，闻满洲军入境攻城，已吓得没有主意，见到努尔哈赤劝降书，就举城投降了。明朝辽东巡抚李维翰急遣广宁总兵张承荫，辽阳副将顾廷相率兵1万来战，双方在抚顺城10里处交战，自日中到傍晚，两边都余勇可贾，不肯退兵。两军阵战坐土飞扬，天昏地暗。明军火炮虽猛，都没有防备多铎见勤率领，后金兵杀来，张承荫腹背受敌战死，士卒十损七八。后金兵获马9000匹，甲7000副，器械无数。7月，努尔哈赤又率八旗兵进入鸦鹑关，围攻清河城，明将邹诸贤固守抵抗，结果城破被杀，接着后金又占领一堵墙，碱场二战。努尔哈赤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不但使“全辽震动”，而且北京也“举朝震骇”，就连饱食终日、万事不理的神宗皇帝也深感“辽左覆军隍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

明朝为了安定辽东，巩固其统治，早日把后金势力镇压下去，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后金的战争。然而，由于明末政治腐败，驻守辽东的明军业已腐朽不堪，名义上虽有8万多人，实则能作战的不过1万多人，而且兵备松弛，士气颓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缓急不足为用，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这样的军队实在不堪一击。所以明朝政府只好“以倾国之兵，云集辽沈，又招合朝鲜、叶赫”，可是从全国各地征调的军队也和辽东明兵一样腐朽，许多人“伏地哀号，不愿出关”，不少将领“哭而求调”。由此可见，明朝出师并无取胜的把握，只是打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战争。

明朝命杨镐为辽东经略，以杜松、李如柏、刘挺等为副，调兵筹



饷,经过9个多月的准备,到了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的4月,赴辽的明军都先后到达,再加上胁迫征调的1.3万名朝鲜兵,总共有10万余人,号称47万大军。杨镐与诸将议定,分四路进攻后金,总兵刘颯率军出宽甸由东;总兵马林率军出三岔口由北;杜松率军出抚顺关由西;李如柏率军出鸦鹑关由南。其中以西路杜松为主力,皆直指赫图阿拉。此外,王绍勋总管各路粮草,杨镐坐镇沈阳,明廷被自己的虚张的声势所欺骗,洋洋得意地认为“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

努尔哈赤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明军是采用分兵合击,声东击西的战术。努尔哈赤说:“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因此,只派500人抵御和阻滞南路的刘颯军,而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打击从西而来的杜松的明军主力,所谓“凭尔几路采,我只一路去”。这一部署是正确的,因为从兵力上看明军有10万多人,而后金只有6万人,处于劣势。但明军分成四路,兵力分散,再加上刘颯,马林和李如柏三路山高水险,行军困难,一时不易到达,只有杜松一路出抚顺,渡浑河,沿苏河而上,道路平坦易行,两日就可到达赫图阿拉。努尔哈赤以6万人对付杜松的3万人,才能够在战役上稳占优势,取得主动权。于是他亲自统率八旗大军迅速开赴西线,阻击明军。两军在萨尔浒一带相遇,揭开了著名的萨尔浒战斗的序幕。

这次战役,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萨尔浒、吉林崖战斗。杜松一路于二月出抚顺关。时值隆冬,塞外天寒地冻,明军出师不利,人马被冻伤大半。杜松立功心切,令军士冒雪西进,于四月抵达萨尔浒山。努尔哈赤急令长大代善率两旗兵力防守构筑界凡城,阻挡明军东进。于是杜松留下2万人驻守萨尔浒,自领1万人攻打界凡城,把已经分散的兵力再行分散。此时,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已到界凡以东,迅速地抓住了各个击破的战机。他说:“先破萨尔浒山所驻



兵，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便派代善，皇太极带领两旗截击杜松，自己亲率六旗猛打萨尔浒的明军，明军遭到突然攻击，纷纷逃往萨尔浒河西岸，结果在得力阿哈一带全部被歼。而杜松在吉林崖下，陷入重围，被流矢击中，坠马而死，全军覆没，“伤者漫者遍野，血流成渠，军器与尸冲于浑河者，如解冰旋转而下”。

第二阶段是尚间崖、斐芬山战斗。4月14日，马林率明军与叶赫兵出三盆口，扎营于富勒哈山的尚间崖，派潘宗颜领一军驻守斐芬山，又遣龚念遂率一军守卫斡辉鄂模，互为犄角，彼此声援。

努尔哈赤在西线消灭明兵主力以后，乘胜挥戈北上，十五日，后金兵首先击溃了驻守斡辉鄂模的明兵，随后又攻打尚间崖，明兵大败，马林仅以身免，逃往开原。斐芬山的明军也被攻灭。

第三阶段是阿布达里冈、富察战斗。四月十日，刘挺一路出宽甸，此路明军虽然出师最早，由于山道陡峭，大雪封山，进军迟缓，迟至15日才到达深河。后金的少数守军沿途拦截，且战且退，竭力阻滞明军的前进速度。十六日，刘挺进抵阿布达里冈，姜弘立率领朝鲜兵到达富察（富车）距离赫图河拉还有五六十里。

这时，努尔哈赤已在西北两路获胜，立即派扈尔汉、阿敏、代善、皇太极先后出发，日夜兼程赶赴东线，很快在东线集中了3万多人，“隐伏山谷”，待机而动。明军却焚毁村寨，“分掠部落”，并无戒备地前进。后金军“不意突出，冲断前后”，刘挺战死，全军覆没。辽阳总兵刘挺，身经百战，临危不惧，挥舞战刀，奋力拚杀，结果战死疆场。代善随之集合八旗兵，攻打富察一带的朝鲜军，姜弘立的军营被紧紧围住，“孤阜狭隘，人马倡侧，屡日饥卒，兼之焦渴，欲走则归路已断，欲战则士皆股栗，至有抛弃器械，坐而不动者，事无可为”，于是姜弘立以下，全军投降。

杨镐惊悉三路丧师，急令李如柏撤兵，明朝四路大军只有这一条路逃脱了败灭的厄运。

萨尔浒战役是集中使用兵力，选择有利的战场和战机，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在战略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在战



斗中,充分显示了努尔哈赤机动灵活的指挥才能和后金将士的勇猛战斗作风,在5天之内,在3个地点进行了3次大战,战斗前部署周密,战斗中勇敢顽强,战斗结束后迅速脱离战场,立即投入新的战斗。结果,后金大胜,明军惨败。这次战斗对双方都是十分关键的一仗,从此,明朝的力量大衰,它阻碍女真各部统一发展的政策彻底失败,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后金的力量大增,它的政治野心和掠夺财富的欲望随之增长,由防御转入了进攻。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辽东兵力元气大损,努尔哈赤乘胜挥师西进,先后攻占了开原、铁岭。大掠人口、财物、田禾,八月又攻灭叶赫。明朝政府派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赴辽东督师,责令他进攻后金,收复失地。熊廷弼来后,看到辽东地区,一片混乱,明军“坚甲利刃,长枪大器,丧失俱尽”,将士们“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盼活,不肯出战,“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人人要逃,营营要逃”明廷在辽东长期经营所建立的精兵重镇,完全解体。

他认识到:现在明军与后金军的军事力量已不是从前,很不利于自己,唯有“坚守渐逼”之本,采取持久的防御方针,积蓄自己的力量,才能削弱后金的锐气,徐图反攻。熊廷弼督率军士,造战车,备火器,修筑城池,屯用积粮,整个辽沈地区固若金汤。但以守为战的策略,都没有得到朝廷的支持,熊廷弼被迫辞职,换了袁应泰来代替他。

袁应泰本是进士出身,曾升任巡抚,为人颇有精敏,但不是用兵能手。既到辽东,改变熊廷弼的许多设施,嫌熊廷弼用法太严,“以宽矫之,多所更易”,并且盲目地要三路出师,收复清河、抚顺,攻打后金。明军还没有来得及出动,1620年3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围攻沈阳,经过几次激战,沈阳总兵贺世贤殉职,沈阳失守,后金兵又进攻辽阳,袁应泰令军士沿城掘濠,沿濠环列火器,以便守御,自率总兵侯世禄、姜弼、梁仲善等,出城5里迎战。后金“以铁骑四面扑攻”,明军“奋勇迎击,败白标兵,又败黄标兵,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经过3天激战,明军寡不敌众,3月21日,辽阳失